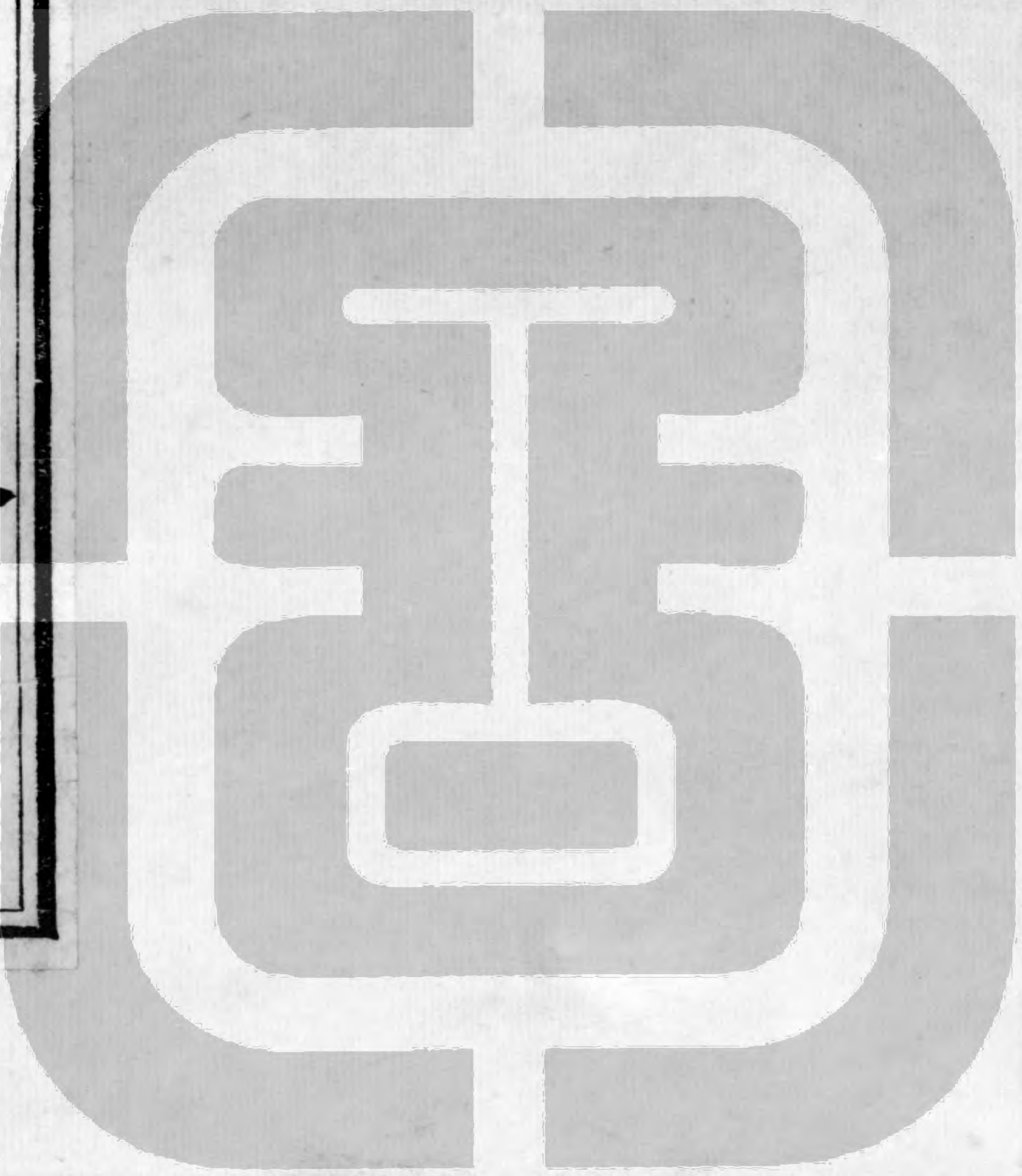


韓詩外傳疏證

火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七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爲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爲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

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爲親也宣王邑邑而無以應

說苑修文篇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

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說苑奉使篇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爲齊相也客謂匱生日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誦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爲之先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汝卽束縕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遣去婦還之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束縕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所感事有可適何不爲之先匱生日愚恐不及然請盡力爲東郭先生梁石君束縕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

將何娶焉相國曰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匱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誦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匱生束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成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

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
 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
 負扈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
 四海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
 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為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
 矜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
 時矣

淮南子記論訓

傳曰鳥之美羽句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
 之人之利口膽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
 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
 讒言其興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卽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
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善者天
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爲
善久久矣意者尙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
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爲無罪乎則
王子比干何爲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爲聽乎則伍子胥
何爲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而
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
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某哉賢不肖

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爲天子其遇堯也傳說負土而版築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邱於天下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之知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知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闔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闔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於天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糗

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女女以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爲必用邪闕龍逢不見刑乎女以諫者爲必用邪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某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荀子宥坐篇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飢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

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尙有遺行乎奚居
隱也孔子曰由來女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
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
聽乎伍子胥何爲抉目于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
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
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
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
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某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
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
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
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傳說負壤土釋板築
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
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
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
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
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
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繆公也沈尹
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
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
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

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修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說苑雜言篇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爲至於此子路愠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

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闕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某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齊小白之有霸心生於莒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道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子家語在厄篇

孔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
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
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
鐘釜尙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存也旣沒
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棖題三圍轉
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
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
詩曰有母之尸雍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

三千鍾不泊吾心悲

莊子寓言篇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
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
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効也簡子居
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
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
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
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諾諾
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以亡武王諤諤以昌
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
人泣也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昏而亡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君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泣也

新序雜事一

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爲人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之恐壞墻燠之恐燒木此鼠之患舍而之左右出則賣君以要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毀并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人晦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欲往者狗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爲社鼠用事者爲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千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邪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逐而齧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

曰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墮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己者必利而不爲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齧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矣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

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
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
也 說苑政理篇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
治亂在君之行夫爵祿賞賜舉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
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
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知殺戮之刑
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
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詩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
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
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

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知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强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說苑君道篇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

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

韓非子外儲說右

下

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弼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攻衛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而有祿位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戰余安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弼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天而號哀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刳出腹實內懿公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邱如弼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捷其君非徒捷其君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

休

衛懿公有臣曰弭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祿位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弭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爲禩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爲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邱弭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呂氏春秋仲冬紀忠廉

衛懿公有臣曰弭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弭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邱

新序義勇篇

孫叔敖遇狐邱丈人狐邱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
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蹴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
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邱丈人曰夫爵高者
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
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
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邱丈人曰善哉言
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
如臨于谷

語曰繒邱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
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

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瘡卑每益祿而施瘡博位滋尊而禮瘡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荀子堯問篇

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列子說符篇

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

淮南子道應

訓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夫爵益高者志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文子符言篇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
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
王句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
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爲
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
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
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
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
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
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

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句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句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惟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勝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管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宰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說苑君道篇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
牽王后衣者后挖冠纓而絕之言於王曰今燭滅有牽
妾衣者妾挖其纓而絕之願趣火視絕纓者王曰止立
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爲樂也於是冠纓無完
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
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爲應行五合戰五陷陣却敵
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
於子子何爲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
時宜以肝膽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
之義尙可爲王破吳而彊楚詩曰有灌者淵萑葦淠淠

言大者無不容也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滅燭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陰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滿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說苑復恩篇

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其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去
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
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
趙魏興兵而攻齊棲於莒燕之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
所以信燕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
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
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
危亡而不務襲蹈其所以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却走而
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
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尙如是厚也而況當世之存者

乎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

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徙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度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顯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鑑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安存則未有異於却走而求及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國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尙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其弗失可知矣

賈誼新書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均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賢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

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尙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說苑尊賢篇

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繼之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窺蓋一日而走五

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縹則雖東郭魏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縹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新序雜事五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尙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無失兔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兔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

說苑

善說篇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
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
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
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
諸已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
雁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
提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
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
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
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

難乎宋燕面有慚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鶩鶩有餘食下宮糶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士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戰國策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

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厨中有臭味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雁鶩有餘粟紈素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撫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說苑尊賢篇

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觀帷幰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慚遁逃不復敢見

新序雜事二

傳曰善爲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爲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羣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爲治詩曰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已後而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

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近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刺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韓非子外儲說左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

說苑復恩篇

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昔衛獻公出走反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縶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禮記檀弓下

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鱗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於此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

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
言聞靈公戚然易容而寤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
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
以治史鮪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
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

賈誼新書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
衛大夫史鮪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鮪病且死
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
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
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鮪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

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
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
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
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
史鮪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新序雜事一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

盧注彌當聲
誤爲迷也

史鮪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

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
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置屍
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

靈公造然失容 盧注造然貌 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

貴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

以治史鮪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

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 大戴禮記保傅篇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

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

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

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

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父之言告公

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

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

之烈諫之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

其君者也不可謂直乎 孔子家語困誓篇

孔子閑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爲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汨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爲人下者其猶土也

荀子堯問篇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說苑臣術

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旣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汨之深則出泉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言弼其志而無所容爲人下者以此也

孔子家語困誓篇

傳曰南假子過程本本爲之烹鱸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鱸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昔者南瑕子過程本子本子爲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程本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爲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

見不賢而內自省

說苑雜言篇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誰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知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說苑臣術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
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
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
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
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
己之才者也

孔子家語賢君篇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
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某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
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螽躍蛟奮進救兩國
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
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
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
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爾回意各
有事焉回其願某將啓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
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
從義向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

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蝻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漙漙見睍聿消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某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厥目曲脊求而不得某以瑟浮其音參以某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微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

耳言外傳正言卷之二
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沉則貪得之所爲施夫
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
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
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
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孔叢子記義

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
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
也授明師以戒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
血脈澄靜娉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
髮子不咎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爲人父之道也詩曰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
入腹我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八

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魴鱸魚鼈爲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以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

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充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翦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說苑奉使篇

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爲人所稱譽者爲身也惡貧賤危辱爲人所謗毀者亦爲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不可不慎也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

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祿既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強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澗中昭王問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議論甚高爲我求之願爲兄弟請爲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之

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爲兄弟請爲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之祿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聞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矣哉屠羊子之爲也約已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謂窮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絕迹以病其國欲獨全己者也是厚於己而薄於君獯乎非救世者也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不仲山甫明之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

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越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莊子讓王篇

齊崔杼弑莊公荆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荆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爲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躄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

公子將奚如邢蒯贖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贖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贖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

之謂也

說苑立節篇

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謗諫爲下懦爲死詩曰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

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
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

說苑正諫篇

宋萬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爲大夫於宋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宋萬怒搏閔公絕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宋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

君者惟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
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
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撥仇
牧何注齊人語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
強禦矣春秋公羊傳

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為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
亦弗為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詩曰愷悌君子四
方為則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草之事無辟也者禮與
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
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
也此之謂乎禮記曾子問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草之事無避禮與初有
司為之乎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事殷
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

人之親亦不可奪故也

孔子家語曲禮子夏問

黃帝卽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宙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卽文始來卽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於宮

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於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

黃帝卽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修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寐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儀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喙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

武小聲合金大聲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隨天祉象百狀達於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於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園食帝竹實棲帝梧桐樹終身不去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萋

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

說苑辨物篇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日訢訢少而立以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雁遂求北犬晨雁賫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雁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雁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弊邑使得小國諸侯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

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則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裳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適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詩曰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敝車罷馬而已亦將喻誠信通氣志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爲慈君何以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厨縹北犬

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趨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

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舍人之謂也

說苑奉使篇

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某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某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

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
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
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
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
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
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
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
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
堯舜繼矣

說苑政理篇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

子語某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其父子其
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拊矣猶
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
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
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
人拊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
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
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
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
小也

孔子家語辯政篇

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度
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
功以勸善懲奸紕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奸止
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愷
悌君子

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斷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

傳曰予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
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後弗甫有孫魯孔某命
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

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
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
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
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
皆所以勸善扶不能

禮緯含文嘉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
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
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
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
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
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
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尙慮不及耳臣譽仲尼
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
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
豈其然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說苑善說篇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同上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同上

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
 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禮大禮之禮君食
 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
 不祠此大禮之禮也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

一穀不升謂之嗛

范注嗛不足貌

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

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

范注康虛也

五穀不升謂之

大禮

范注侵傷也

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

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

禮也

春秋穀梁傳

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
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
雖有罪而緇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
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享于先王爾
祖其從享之

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
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
孫雖有臯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
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

尙書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旣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
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
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
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
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
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
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
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
縞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

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春秋穀梁傳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

杜注重載之車曰辟傳

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

杜注捷邪出

問其所曰絳人

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
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
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
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
而從之

春秋傳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范昭趨曰願君之侔樽以爲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晏子對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爲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

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罇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罇更之罇解具矣范昭佯醉不說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

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罇更之罇解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

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新序雜事一

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植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滑夏寇賊奸究則責之司馬溝瀆雍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

尚書

大傳

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雕文不粥於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滄萋萋興雨祈所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
 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
 生

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申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說苑敬慎篇

學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瘡

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文子符言篇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

曰闔棺兮乃止播兮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墳畢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

子天瑞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

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

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

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

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

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墳

臯如也墳如也楊注墳與墳同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

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荀子大略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

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
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賜
請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賜願息於
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
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
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也
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
自望其廣則罕如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察其從則隔
如也此其所以息也已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
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

孔子家語困誓篇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下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欲伐秦姚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輓車見秦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

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嘻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羣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劍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說

賈封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讐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秦王曰然乃復使姚

賈而誅韓非

戰國策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間及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颺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

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之以曾子之材又居夫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說苑建本篇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

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旣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孔子家語六本篇

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二札
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
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駢牛之角荆麋
之筋阿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
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雖利不能獨
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
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爲
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爲弓
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

人弓人之妻請見曰妾之夫治此弓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賜金三

鑑
列女傳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於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

支解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

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
 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則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
 我磬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敖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祐

湯作濩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
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
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
遲聖敬日躋

太史公曰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聞宮音
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
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
使人整齊而好禮

史記樂書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
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
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
此損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没三王
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
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
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
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
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
子曰猶以周公爲天下賞則以同族爲衆而異族爲寡

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
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
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
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
吉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
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況衆庶乎夫易有一
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者
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
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
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
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
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
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
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

淮南子人間訓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迴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自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士矣迴車而避之勇士聞之知所盡死矣

訓

淮南子人間

魏文侯問於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啓處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臣見鷓鴣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托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燠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燠也何則所託

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王齊王使爲相
善說篇 說苑

